第一章　財迷拒走前世路

「救命啊……救命啊……」

「不是我……不要螫我啊……」

「啊……」

此起彼落的求救聲驚擾了寧靜的村子，震落林中隨風優雅搖曳的枝葉。

人們一個接著一個從山上狂奔而出，有人鞋子飛了，有人頂著一頭樹葉，有人拐了腳只能半走半跳。

唐寧月也在其中，手上抱著四歲的弟弟唐文鈺，神色驚恐。

緊跟在眾人身後的是一片嗡嗡聲，成群結隊，教原本聞聲而來打探的一一退回去。又不是傻了，誰也不樂意挑在此時湊上去。

撲通！撲通！撲通！

大家紛紛跳入池塘，還好已是仲春，高照的豔陽將池塘曬得暖呼呼的，不必擔心泡水會著涼。

唐寧月也不知道是如何甩開蜜蜂的，反正進了莊子，門一關，她如同一灘爛泥跌坐在地，緊抱唐文鈺的雙手頓時一鬆，小傢伙隨之滾落趴在地上。

「終於得救了！」唐寧月覺得自個兒去了半條命，若非運動細胞發達，這會兒她肯定頂著一顆豬頭。

唐文鈺坐直身子，輕拍胸口，「嚇死寶寶了。」他喜歡模仿姊姊說話，姊姊說話很有意思，他不知不覺就習慣了。

「你還知道怕啊。」唐寧月真想朝他的小腦袋巴下去，若非他堅持跟那群熊孩子湊在一起，他們怎麼會受到波及？又不是養蜂人，竟然敢去捅蜂窩，若是有著嚴重過敏體質的人，被螫到可是會休克的。

「我一直都知道怕啊，只是沒想到他們膽識過人，竟跑去捅蜂窩。」唐文鈺一直覺得自個兒厲害，直到遭遇今日的衝擊，他才意識到自己年紀還小，就是用石子砸蜂窩的力氣都沒有。

唐寧月唇角一抽，「這不是膽識過人，這是傻大膽。」

「他們至少有膽子去嘗試啊，姊姊不是鼓勵我要有勇於嘗識的好奇心。」

「那也要分辨是不是超過了自身能力，因為好奇賠上性命，不值。」

「姊姊東一句西一句，怎麼說都有妳的理。」唐文鈺一副拿她沒辦法的模樣道。

啊啊啊……烏鴉在唐寧月頭上亂飛，她又不是胡攪蠻纏的人，當然說什麼都講理啊。

「這是三小姐和六少爺嗎？」年嬤嬤原本不想出聲打擾他們，可是見他們你一句我一句，有種說到天黑也不肯罷休的架勢，還是趕緊跳出來打斷。

姊弟兩人很有默契的同時轉頭看過去，頭一歪，彷彿在問——妳是哪一位？

「這是老夫人身邊的年嬤嬤，這一趟是來接我們回京的。」陳雲芳一邊介紹一邊走過來，將兒子拉起來，輕輕幫他拍去身上的塵土樹葉。

唐寧月彷彿聽見轟隆一聲，一道驚雷將她從外到裡劈焦了，她怎麼會忘了如此重要的事？

CRESCENT

五年前，毅勇伯庶出的三子唐景華遭到「流放」，帶著妻子陳雲芳和女兒唐寧月離京來到北邊青州的錦城。
因路途遙遠，唐寧月半途病倒，纏綿病榻一個月後，由她取而代之……更正，她取代的是重生的原主，因此有幸窺探原主一生。
她這才知道，原來是毅勇伯需要一個兒子幫忙管理北邊新添置的產業，三房庶出，又沒兒子，自然得了眾人都不想要的差事，還招來抹黑，有了「流放」之名。
原主是個容易鑽牛角尖的姑娘，覺得他們被家族遺棄，前世始終悶悶不樂，即便來到錦城的莊子，母親就懷孕，隔年生下長子，過了一年再次懷孕生下二子，她不必再擔心出嫁沒有兄弟撐腰，可她還是沒有從「流放」的心結走出來。
客觀來看，原主可以說嫁得很好，高嫁進靖安侯府當世子夫人，可是她偏偏遇到一個看重事業又冷心冷情的夫君，經常獨守空閨，致使她一直深陷「遭到遺棄」的情境當中，鬱鬱寡歡，不到兩年，一場風寒就奪走她的性命。
重生歸來，原主並不高興有機會重新來過，努力將自個兒作死，小病折騰成纏綿病榻，最後換了芯子——成了熱愛生命的她。
今日京城來人，主要是她今年及笄，親事該定下來了。權貴官宦之家的親事往往是利益結盟，當然不可能放任她在這兒隨便找個人嫁了，這一點她理解也接受，不過她可不想嫁給原主上一世的夫君。
這不只是原主的心聲，更是因為她因這門親事得罪二姊姊，成了長房的敵人。三房是庶出，沒有得罪其他兩房的資本，爹娘在毅勇伯府已經很艱難了，她還是別再給他們添麻煩。
「寧兒，還坐在那幹什麼？」陳雲芳推一下失神的女兒。
唐寧月回過神，連忙起身向年嬤嬤問好。
「五年不見，老奴都不認得三小姐了，這滿園春色還不及三小姐十分之一。」
唐寧月差一點跌倒，她剛剛逃過蜜蜂攻擊，即便沒腫成豬頭，但也是很慘，這位嬤嬤卻睜眼說瞎話，不愧是長年在老夫人身邊侍候的人，都成精了！
「年嬤嬤太抬舉她了，這孩子來這兒玩野了。」陳雲芳對年嬤嬤客氣中帶著敬意，年嬤嬤從小侍候老夫人，一直沒有嫁人，在毅勇伯府算得上半個主子，老夫人特地派她接他們三房回京，這也是向他們表示對此事的看重。
「小姐還未嫁人，就應該充滿朝氣。」
唐寧月努力穩住臉上甜美的表情，說什麼也不能當著人家的面發出嘔吐聲，這不只等同打對方一巴掌，更是丟了他們一家人的臉。
「年嬤嬤，收拾箱籠需要好幾日，妳要住莊子，還是住縣城的客棧？」陳雲芳當然是恨不得立馬將人送去客棧，年嬤嬤是老夫人的左膀右臂，同時也代表老夫人的眼睛，她可不想夜裡夫妻說話還要刻意壓著嗓門，多累人啊。
「難得來到錦城，老奴回去還得向老夫人仔細說說這兒的風景人情，還是住客棧吧。」
哇哇哇！唐寧月真是太佩服了，明明住不慣這種鄉下莊子，卻可以將理由說得如此漂亮，能人啊！

CRESCENT

「那我先讓張管事進縣城安排客棧。」陳雲芳轉頭瞥了大丫鬟柳枝一眼，柳枝立馬行禮退下去尋張管事，接著，她又轉向張管事的妻子，「王嬸，妳陪年嬤嬤四處走走瞧瞧，既然來了，總要看看這兒的山水景色。」
轉眼之間，相干和不相干的人都走光光，只剩下母子三人。
「你們兩個跟我來。」陳雲芳瞪了兩人一眼，轉身往裡面走。
姊弟兩人立馬耷拉著腦袋瓜，像老頭兒似的跟在後面。

左看看，右看看，不及兩歲的唐文晟邊咬手指邊晃著胖腳丫，咯咯咯的笑了。
「醜！醜！醜！」一個音比一個音還加重，唐文晟無法從腦中貧瘠的用字中尋到合適的認知，只能在擅長的單字上表達，還好他不懂豬頭的隱喻，否則會更喜歡「豬頭」。
這個小胖子……姊弟兩人很有默契的同時轉頭一瞪，可是下一刻一起被敲了腦袋瓜，連忙又縮成鵪鶉。
「你們不想上藥嗎？」小孩子是活潑好動還是沉穩內斂，陳雲芳都不在意，只要健健康康就好，她再也不想回到五年前離京時，女兒奄奄一息，好像隨時要斷氣，一顆心被揪得好痛，那段時日她都不知道自個兒是如何熬過來的。
兩人不敢再亂動，雖然不是很嚴重，但小胖子都懂得取笑，還是趕緊上藥。
上了藥，陳雲芳開始耳提面命，「回京之後可不能再如此調皮，京城可不是錦城，毅勇伯府更不是我們這個鄉下莊子，你們的一言一行代表的不只是你們個人，更是整個毅勇伯府，若是人家有心刁難，一點小事也可以藉管教之名將你們禁足一個月。」
唐寧月吶吶的問：「我們一定要回去嗎？」
「妳都十五了，最慢明年一定要定下親事。」
「明年再回去就好了啊。」唐寧月當然知道遲早要回去，但是只要避開三日後就好了。
按照原主上一世的軌跡，三日後他們會在回京的路上遇到盜匪，幸逢靖安侯世子衛洵相救，隨後衛洵會跟他們一家同行。可能是因為這段緣分，原主才能在那麼多候選人中脫穎而出，成為靖安侯府的世子夫人，當然，這只是她的猜測，不過能避則避。
「不行，明年宮裡要選秀，妳想避開，最好今年就定下親事。」
「明年宮裡要選秀？」
「對，還有，後年妳爹要參加春闈，他得提早回去準備。」
唐寧月頓覺腦袋一片空白，她爹要參加春闈？
「妳爹可是十四年前京中秋闈的解元，若不是會試之前老是出狀況，這會兒早就當官了。」
對哦，她怎麼忘了？自家爹是學霸型人物，據說唐家先祖的聰明全給了他，而他姨娘也是飽讀詩書的才女，若非家道中落，不會給人當妾。

CRESCENT

她想，爹若不是庶出，絕不會從二十歲解元拖到如今還參加不了會試……非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腹，會試之前老出狀況，可能嗎？這分明有人搞鬼，不想她爹順利考中進士當官。
「回京之後，妳只要安分一點，別再帶著鈺哥兒調皮搗蛋就好了。」
唐寧月覺得好冤，明明是鈺哥兒看她有掙錢的門路，緊緊黏著她不放，如此說來，這個小傢伙還真是聰明過人，她辛苦帶他上山下水，不但要分一半銀子給他，還得擔下調皮搗蛋的惡名，她真的是太虧了！
唐文鈺無視姊姊投來的控訴，很乖巧的道：「娘的鈺哥兒會當個好孩子。」
「是，娘的鈺哥兒是個好孩子。」
唐寧月實在沒興趣看他們上演母慈子孝的戲碼，還是抓緊最重要的事，「我們什麼時候起程回京？」
「這事得先問過妳爹，不過應該這兩三日吧。」
「這會不會太趕了？我手上還有不少山貨沒處理掉。」
「這還不簡單，明日進城處理。」
「可是……」
「年嬤嬤雖然沒有挑明，但她不可能等太久。」
「年嬤嬤年紀大了，應該多休息幾日再起程。」
陳雲芳責備的瞥了她一眼，「不可胡言亂語。」
唐寧月好想翻白眼，年嬤嬤有五十了，就這個時代的壽命來看，真的是老摳摳了。
「若非來得太突然了，我們沒有準備，年嬤嬤只怕明日就會趕我們回京，早早將差事卸了。」
唐寧月撇了撇嘴，「年嬤嬤真是老當益壯。」
「從錦城到京城，就算中間改搭船，至少也要半個月，年嬤嬤難免擔心中途發生狀況，當然越早回京越安心。」
看樣子若非發生重大意外，三日後他們肯定起程回京，先是遇見盜匪，接著衛洵出現，他們目的地一致，當然結伴同行。
唐寧月忍不住敲了敲腦袋，如何改變既定的軌跡呢？
陳雲芳見狀，關心的問：「怎麼了？頭疼嗎？」
「……是啊，不知道是不是被蜜蜂螫到的關係？」她差一點忘了眼前就有個好理由可以拖延幾日。
原本在一旁納涼的唐文鈺終於有反應了，頭一偏，「蜜蜂螫到會頭疼嗎？」
「若是遭蜜蜂螫到的地方很多，不但會頭痛，還有可能昏倒。」
「妳只被蜜蜂螫了兩個地方，這算很多嗎？」
「……」小傢伙，靠你姊姊掙銀子，又跟姊姊過不去，你覺得這樣子好嗎？
「我都沒頭疼，妳怎麼會頭疼呢？」
「我比較脆弱。」
「哦！」
唐寧月真想罵人，這小傢伙的「哦」是什麼意思？

CRESCENT

見唐寧月齜牙咧嘴，陳雲芳連忙道：「好啦，你們都回去收拾自個兒的東西，重要的金銀首飾用匣子鎖起來隨身帶著，要不交給娘，娘幫你們收著。」
「知道了，不過我要先處理山貨。」
這會兒唐文鈺完全舉雙手贊成，還不忘了提醒，「姊姊不要忘了我的銀子。」
「小財迷！」
「姊姊不是說銀子很重要嗎？」
唐寧月不想說話了，直接起身走人。
她不但要處理山貨，更重要的是想法子拖延回京的日期，總之，絕對不是三日後。

唐寧月原本還想著要不要病一場，如此一來肯定能拖延回京日期，沒想到唐文鈺搶先一步病倒了。
她想這不是因為蜂螫引發的，而是被嚇到，總之，這是原主上一世不曾發生過的事，這是不是可以說是她取而代之所引發的蝴蝶效應？
「如今山上寒氣未散，教妳不要帶鈺哥兒上山，妳就是不聽。」見唐文鈺病懨懨的，陳雲芳心疼極了，慶幸他們還沒起程回京，要不兒子更是遭罪。
唐寧月忍不住為自個兒申訴，「小傢伙死纏爛打跟著，我能如何？」
「鈺哥兒也要掙銀子。」唐文鈺很小聲很委屈的道。
陳雲芳不認同的瞥了唐寧月一眼。
自從來到這兒之後，跟著夫君上了幾次山，這個孩子就迷上掙錢。一開始她還覺得是好事，女兒需要轉移離開京城之後的不適應，可是隨著鈺哥兒出生，不到兩歲，路都沒走穩，竟然吵著要跟姊姊上山掙錢，她這個當娘的就笑不出來了，怎麼小小年紀就成了財迷？鈺哥兒年紀小，但主意大，攔不住，她只好在女兒身上下功夫，勸女兒要給弟弟樹立好榜樣。
唐寧月無法辯解，若非她常常嘴邊掛著「採山貨掙錢」，小傢伙不會知道掙錢的重要性，當然就不會一點一滴變成了小財迷。
「還好我們要回京了，要不以後連晟哥兒都吵著要上山掙錢……」陳雲芳一想到那個畫面就忍不住搖頭。
聞言，唐寧月也慶幸，每次上山她要分心照顧弟弟，不但累人，銀子還減半，再來一個，她有可能會做白工。
「沒能上山掙錢，以後如何是好？」唐文鈺很苦惱的道。
陳雲芳傷腦筋的用手指點了一下他的額頭，「不要小小年紀就愁這個愁那個，你如今最重要的是好好吃飯好好長大。」
唐寧月深表同意的點頭附和，「沒錯沒錯，煩惱太多，小心長不大。」
唐文鈺回給她幽幽的一眼，「姊姊不也長那麼大了。」
「……我的煩惱不多。」說這話時，她怎麼有一種很心虛的感覺？
嚴格說起來，她穿來這兒之後，生活步調慢下來，煩惱還真的少了，不過安全感也少了，銀子成了必需品，即便她不缺衣不缺食也不缺零花錢。

「那姊姊為什麼成日想著掙銀子？」
有一種人是天生聰明，三言兩語就能教妳一個擁有成年芯子的人自慚形穢，唐寧月想著這太沒有道理了，重來一次，她不是應該變得更聰明嗎？
陳雲芳忍俊不住，用手指點了點唐寧月的額頭，「妳啊，真是虛長了鈺哥兒十一歲。」
「娘，你們沒將聰慧機靈生給我，我能如何？」沒有唐文鈺這個珠玉在前，她就是瓦石也是有價值的，好嗎？
「原來這是爹娘的錯。」
「我沒這個意思，不過爹娘不給女兒生個聰明的腦子，女兒就是想當聰明人也無能為力啊。」
「娘看妳可聰明了，還知道採山貨掙錢，四五年下來，錢匣子應該塞滿了。」
「沒有，我分了一半給他。」唐寧月指著唐文鈺。
「我只分了最近兩年。」唐文鈺一板一眼的糾正，絕對不接受誣賴。
撇了撇嘴，唐寧月沒好氣的道：「我真正掙錢也是這兩年的事啊。」
她又不是一開始就能遇到松茸這樣的高檔貨，好不容易察覺到她天生好運，小傢伙就加入掙錢的戰場。
「掙到錢就好了。」陳雲芳不好罵兒子貪財，也不能說女兒小氣，還是趕緊模糊焦點將此事揭過。
唐寧月也很識趣，銀子給了就給了，惦記不放是跟自個兒過不去，她還是關注最重要的事，「我們何時回京？」
「大夫確定鈺哥兒可以趕路，我們再起程。」
唐寧月控制不住的唇角上揚，「年嬤嬤會同意嗎？」
「若是鈺哥兒半路上病倒了，她可擔不起責任，怎麼會不同意呢？」
唐寧月明白了，年嬤嬤急著帶他們一家回去交差，但也是一家齊齊整整，若是因為她的催促出了什麼狀況，她的麻煩就大了。
「好啦，妳帶晟哥兒出去玩，別在這兒吵鈺哥兒。」
什麼？唐寧月驚恐的瞪著小胖子——不知他何時已經蹭到她前面，仰著頭對著她笑得像個傻白甜。
「姊姊出去玩——爬樹。」後面兩個字只有口型，小胖子自認為是個好孩子，絕對不能讓娘擔心。
唐寧月一顆心瞬間被輾成渣了，大的聰明外露，她已經招架不住，小的外傻內奸，這不是明擺著告訴她，她以後要負責幫他背黑鍋嗎？
無聲一嘆，唐寧月認命的牽起蓮藕似的小胖手，帶他出去爬樹……
別開玩笑，兩歲的小娃兒怎麼可能會爬樹呢，是帶他出去看她爬樹。人家有事是弟子服其勞，她家有事是姊姊服其勞。

雖然如願藉著唐文鈺生病延誤五日上路，但同樣的情節還是發生了——先是遇見

CRESCENT

盜匪，接著衛洵英勇神武的現身，她爹有機會結識這位皇后的外甥，深受皇上喜愛重用的晚輩。
唐寧月看著相談甚歡的父親和衛洵，若有所思的微挑著眉。
青州是商隊進入鄰國做生意的必經之路，盜匪出沒打劫不是怪事，青州衛所駐兵幾乎每月都有剿匪行動，不過這些盜匪可厲害了，經常躲進鄰國山區，待剿匪行動落幕之後，他們又回來，剿匪行動猶如一場練兵儀式。
今日他們遇見盜匪乃情理之中，可是同時獲得衛洵相救，這就不對了，按照原主上一世的記憶，此時衛洵快馬加鞭都快到京城了，怎麼可能還在這兒與他們結緣呢？
她突然有個想法——這場結識也許是預謀，衛洵早就打定主意結識他們？不，她覺得雙向設計的可能性更大，換言之，她爹也是參與者，雙方早有約定在此相遇，盜匪的出現不過是給出更光明正大的藉口，她甚至懷疑盜匪也在他們的算計中。
若是這個想法得到確定，那她爹顯然不單單只是毅勇伯的庶子，或許另有身分。
衛洵在妻子候選人中挑中她，這就更容易理解了，不過這樣一來，她不想嫁給衛洵的計劃豈不是更難了？
「姊姊，妳一個姑娘家別盯著人家看，這樣子很難為情。」唐文鈺忍無可忍的低聲道。
先是一僵，唐寧月不自在的轉頭瞪著身邊的小傢伙，「不要胡說八道，你什麼時候蹭到我這兒的？」
「我一直都在這兒，很久了。」唐文鈺的口氣很無奈。
「我想事情想得太認真了，沒注意到。」
「我知道了，想事情，不是盯著人家看，姊姊不必強調。」
「……」唐寧月真想拿一塊破布塞住他的嘴巴。
「我覺得衛哥哥很不錯。」
「可惜你不是姑娘。」說完，唐寧月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眾人的目光立馬被吸引過來，她下意識拉著唐文鈺躲回馬車上。
「姊姊，時候還早得很。」言下之意，這會兒還不是睡覺的時候。
唐寧月後知後覺的想起一件事，因為鬧了一場，拖住他們進入村子的腳步，今晚只能露宿在此，女眷孩子和嬤嬤丫鬟睡馬車上，男人侍衛就地找棵樹將就一夜，待明日早上抵達村子，好好休整上一日，再繼續往下走。
「我有話問你，年嬤嬤怎麼不見了？」唐寧月真想為自個兒的機智反應叫一聲好，其實她早就發現年嬤嬤不見了，不過沒放在心上，她爹總不至於扔下人家不管吧。
唐文鈺深深看了她一眼，搖頭，「年嬤嬤提早一日搭船回去了。」
唐寧月怔愣了下，「這是為何？」
「我們不搭船。」
「我們為何不搭船？」
「爹說以後應該沒有機會來青州了，想要帶著我們慢慢玩回京城。」
唐寧月突然覺得這個庶子爹爹相當任性，「年嬤嬤肯定受不了一路折騰回京。」

CRESCENT

「是啊，年嬤嬤勸不了爹爹，也管不了爹爹，只好提早回京。」
唐寧月一臉憂心忡忡，「你說，我們回京之後，爹會不會被祖母修理？」
「不會。」
這小傢伙怎能如此斬釘截鐵？唐寧月柳眉輕揚，她都不清楚老夫人是什麼樣的人，他如何得知？
「爹爹那麼聰明，不可能做毫無理由惹人生氣的事。」
原來他不是清楚老夫人的為人，而是對爹爹無條件的相信。這就是沒換芯子和換芯子的差別，她何嘗不知道爹聰明絕頂，但首先想到的永遠是他庶子的身分，不會想他凡事有計較有謀算。
「你是對的，爹又不是不知輕重的人。」頓了一下，唐寧月不忘了補充一句，「其實搭船也可以遊玩。」
「姊姊不早說，這會兒來不及了。」
她根本不知道他們沒有搭船的計劃。
「時間不早了，我得先去陪小胖子玩會兒。」唐文鈺是個好哥哥，每日睡覺前都要陪弟弟玩上半個時辰，雖然大部分的時候他們更偏愛鬥嘴。
唐寧月不管唐文鈺，直接在馬車上鋪了毯子睡下。今日有很多發現，這會兒思緒還很混亂，她需要好好整理。
翻來覆去，睡意襲來，但她腦中思緒還是一團亂。

遇到盜匪，按理眾人應該加速返京，可是唐景華堅持一家弱的弱、小的小，還是慢慢來，反正多了衛洵和他的侍衛同行，他們安全無虞，便繼續原定行程。
一路上以借宿村子為主，有時停下來住上一兩日，若村子依山傍水，當然是逮著機會上山尋寶下水摸魚……摸魚算了，尋寶不錯，看看回京路上能否掙上一筆銀子。
關於這點，唐寧月姊弟很有默契地立場一致，不過他們忘了山上有招惹不起的「寶」。
「救命啊……救命啊……」
關鍵時刻，唐寧月從來不會忘記抱著唐文鈺逃命，可是真的太累人了，不小心扭到腳或踩到一塊石頭，整個人就栽了。
唐文鈺從她懷中飛出去，為了護住小傢伙，她只能整個人撲過去將他圈在身下，然後認命的等候野豬的獠牙。
「齁嘰——」可怕的尖叫聲響起，而且持續不斷。
唐寧月怔了一下，這絕對不是她的尖叫聲，實在是太難聽了。
砰一聲，某個重物倒地。
「姊姊，出了什麼事？可以讓我出來嗎？」
唐寧月連忙坐直身子。
唐文鈺緊跟著坐起來，他很不安，立馬鑽進唐寧月的懷裡，緊緊揪著她的衣襟。

CRESCENT

兩人同時望向身後，那隻緊追著他們不放的野豬此時倒在樹旁，身上有不少利箭，不過最重要的是兩隻眼睛成了箭靶子，因看不見路，失去方向，最後就撞到樹了。
「嚇死我了。」見到那麼大的一隻山豬，唐文鈺終於意識到剛剛離死亡多近，害怕得聲音都在顫抖。
唐寧月驚魂未定的點點頭，說不出話來，她更害怕，畢竟她是姊姊，若是護不住弟弟，她無法向父母交差。
這時，不遠處傳來一道聲音——
「娘不是教你們離山上遠一點嗎？」
聽到動靜匆匆帶人趕來救人的陳雲芳真是又氣又無奈，不過是一個沒留神，他們就不見蹤影了，還遇到了危險。
脖子一縮，唐寧月弱弱的轉過身，小聲申訴，「放著寶山不進是傻子。」
「見到大山就是寶山，那這個村子不是應該家家戶戶都是青磚瓦房。」
「他們不識貨啊。」
「人家不識貨，就妳識貨，怎麼不見妳採到寶？」
唐寧月回頭看了一眼已經引起騷動的野豬，「我本領不夠，差一點栽了。」
「妳知道自個兒本領不夠，怎麼還敢見了山就往上跑？」陳雲芳看了一眼蔫蔫地依偎著唐寧月的唐文鈺，「妳自個兒鬧著玩就算了，還拖著一個小的，真要出了意外，妳受得住嗎？」
聞言，唐寧月乖乖認錯，「對不起，我不該帶鈺哥兒往不熟悉的山上跑。」
「妳真的知道錯了嗎？」陳雲芳可不相信，五年放養，這丫頭已經習慣隨心所欲過日子。
「娘相信我，我不再會帶著鈺哥兒往不熟悉的山上跑。」
這是保證嗎？怎麼覺得話中藏著另外一層含意？陳雲芳決定收起腦中的猜測，直接盯著女兒的眼睛，很嚴肅的說：「如今還沒回到京城，娘捨不得用京裡的那一套拘著妳，但是這段路程終究會結束，毅勇伯府的規矩不是娘說了算，這一點妳要牢牢記住。」
「我懂。」
「好啦，讓兩個孩子都起來了。」唐景華在一旁站了好一會兒，妻子管教兒女，他向來不插手，可是此時在外面，總要考慮外人的眼光——雖然絕大部分的人都跑去野豬那兒了，等著佔便宜分塊肉。
「我又沒教他們一直坐著。」陳雲芳瞋了他一眼。
「那個……我們腳軟，站不起來。」唐寧月越說越可憐，今日的面子真是丟大了，不過她覺得這是好事，衛洵應該受不了她這種「喜歡惹是生非」的姑娘吧。
唐景華輕聲笑了，走過去抱起唐文鈺，唐文鈺立馬依賴的圈住爹爹脖子，將腦袋瓜埋在他的頸窩。
陳雲芳上前將女兒拉起來，一邊幫她拉整衣服，一邊還不忘訓斥，「繡花不好嗎？妳怎麼非要學男子？」
「繡花多傷眼啊。」唐寧月不是存心反駁，有話不說，她擔心得內傷。

CRESCENT

「妳的眼睛利得很，繡個幾年最多跟常人的眼睛一樣。」
唐寧月嘿嘿一笑，「我都不知道自個兒的眼睛利得很。」
「妳能發現人家從來不知道的松茸，這眼睛還不夠利嗎？」
這真是太有道理，但唐寧月知道，真相是那些村民根本不認識松茸，因為有人死在毒蘑菇手上，因此對菇類生出恐懼之心。
「好啦，她知道錯了。」唐景華心疼的幫女兒說話。
「對對對，我知道錯了。」
陳雲芳終於不再揪著女兒不放，「趕緊將衣服換了。」
唐寧月如蒙大赦，歡喜得正想舉起雙手比「YA」，突然對上某人的目光，呼吸莫名一窒，雙手立馬垂下，然後倉皇的轉身回借宿的民房更衣。
回到房間，唐寧月沒有急著更衣，而是靠在門上，慢慢的平穩呼吸。
從衛洵加入他們至今有十日了，除了經常跟爹爹湊在一起談天說地，這個男人總是避免出現在她的視線範圍，畢竟男女有別，不過依然能強烈感覺他的存在。
衛洵不只是冷，還有一種尊貴無比的味道，丟在人群當中，絕對會教妳一眼就注意到他，難怪原主上一世寧可得罪長房堂姊，也不願意拒絕這門親事。
只是各方面條件都出色卓越的男人不一定是妳的菜，妳能成為他的妻，卻不見得能走進他的心，不過若沒有親自走上一回，很難看透這個道理，這是因為世人最在意的往往是外面那層糖衣。
雖然沒什麼接觸，但衛洵一看就是喜歡掌控的男人，選擇原主這樣的妻子很合理，換言之，她只要隨心所欲做自己，她就會遠離他的擇偶條件。
念頭從腦海掠過，唐寧月頓覺整個人一輕，剛剛那種被盯上的窒息感不見了，高高興興的換衣服，然後去尋小胖子玩。

CRESCENT

既然要做自己，唐寧月就不可能當大家閨秀，可是給出承諾就須信守，她當然不會再上山尋寶，即使接下來投宿的村子有著令人嚮往的豐富資源。
上不了山，她可以下水摸魚……她可能不適合下水摸魚，只能窩在池塘垂釣，那又如何呢？她依然玩出一身泥，再加上一個小的，兩人開心的手牽著手，各自提著魚簍子。
唐寧月可以預料到會挨罵，但是沒料到衛洵也在他們借宿的院子。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陳雲芳原本手上的茶點還好早一步放下，要不這會兒肯定摔了，因為她看起來快暈倒了。
唐寧月莫名的感到心虛，「那個……釣到一隻甲魚，不小心噴了一身泥。」
「那隻甲魚可真是厲害。」陳雲芳絕對不相信，這兩個一定跑去玩泥巴了。
「真的！」頓了一下，唐寧月還是補充說明，「只是先前經過田埂時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」
「妳還真不小心。」
「我要拿釣魚的工具，還要牽鈺哥兒，難免粗心嘛。」這真的不能怪她，人就一

顆心臟，當然不可能左兼右顧啊。
「妳忘了前兩日差一點被野豬拱了嗎？」陳雲芳真的不懂，受了驚嚇不是會變得小心翼翼，好歹安分一兩個月，結果這丫頭轉頭就忘了，不能上山，照樣玩出花兒來，這還是她精心教養的女兒嗎？
雖然是事實，但這句話聽起來實在彆扭，唐寧月不自覺瞄了某人一眼，連動也不動一下，顯然知道「非禮勿聽」。
「我沒有上山。」
陳雲芳氣得直接翻白眼，「這是重點嗎？」
唐寧月一時怔住了，她的回答有錯嗎？
「姊姊，娘的意思是說，妳怎麼不記取教訓？」唐文鈺對於自個兒摔成小泥人，原本是很難為情的，這種時候恨不得縮得不見人影，可是姊姊太令人傷透腦筋了，一句對不起不就過去了，何必跟娘妳一句我一句呢？
唐寧月輕輕扯了唐文鈺一下，示意他別在一旁遞柴添火。
難道她會不明白這個道理嗎？只是她不覺得自個兒有錯，遵守承諾沒有上山，摔跤搞得如此狼狽也不是她樂意的，不過是一身泥，洗個澡就乾淨了，何必如此計較呢？
「娘，對不起，我們走路太不小心了，以後再也不犯。」唐文鈺暗示的回扯了一下唐寧月，難道不知道當著外人面前說越多錯越多嗎？
「是是是，娘，我立馬幫鈺哥兒洗澡。」姊弟兩人還是很有默契，唐寧月趕緊拉著唐文鈺跑了。
陳雲芳後知後覺的想起有外人，連忙點頭致歉，趕緊退下。
這實在太尷尬了，唐景華恨不得也跟著跑了，可是他不行啊，只能努力保持鎮定，「衛世子，教你見笑了。」
「不怪他們，成日悶在屋內，我也受不了。」衛洵眼中閃爍著笑意，唐家這位三姑娘很活潑很有意思。
「他們在錦城的莊子無拘無束慣了。」
「回京路途遙遠、舟車勞頓，他們能夠從中尋找樂趣，這不是很好嗎？」
「不過他們也太能折騰了。」唐景華真的怪不好意思。
「這說明你們是疼愛子女的父母。」
聞言，唐景華淡淡苦笑，「自個兒的孩子不疼愛，誰來疼愛？」
可是，有人連自個兒的孩子都不懂得疼愛……念頭一閃，衛洵便放下，專心向唐景華敲定接下來的行程。

CRESCENT